

▼ (左起) 李冠亨、吳焯芝、鄭錦聯、李冠智回味敬文書院宿舍生活。



## 敬文校友暢談書院親切融和氣氛

**敬**文書院願景是建立一個親切融和的社群，以探究真理，慷慨利他的精神，出為世用。鄭錦聯（17 歷史）、李冠智（17 歷史 / 20 研究院歷史）、李冠亨（17 政治與行政學）及吳焯芝（22 政治與行政學）四位敬文校友不約而同認為，四年書院生活很親切，做什麼事情總是帶着開心愉快的氣氛。

**鄭：鄭錦聯 智：李冠智**  
**亨：李冠亨 吳：吳焯芝**

**亨：**我是第二屆敬文學生，入敬文的原因是原本認識一位第一屆的師兄，叫我一齊來打機，而我又想全宿共膳，於是選擇了敬文。

**智：**選敬文的原因是喜歡四年都住宿舍，而且較細的書院，同學

之間關係會較為親切。

**吳：**記得當初來中大揀書院，有幾位俊男美女在敬文攤位向我招手，強調宿舍很新淨美觀，就這樣便選了敬文。

**亨：**你當時有否見過 Tommy（鄭錦聯）？他差不多書院所有活動也參加。

**智：**他的別號是「敬文之父」，敬文大多數人的組爸就是他。

**亨：**沒錯！他與敬文的關係是根深柢固。講起「敬文之父」，你作為「敬文之父」的同房，有什麼深刻經歷？

**智：**當年跟他同房，負責迫他讀書以便成功轉系。他的生活實在太多姿多彩，晚晚也外出活動，我督促他讀書是失敗的，但他成功轉到系。

### 修己澤人的 Service Camp

**亨：**他不單在敬文有大量組仔組女，在朱敬文中學也積極參與 Service Camp。

**鄭：**最初是跟 Prof. Young（前院長楊綱凱教授）及一班委員一起籌劃的，最初只知道有一筆資助款項，但並未想到用途，經過開會後決定做 Service Camp。

**亨：**我參加 Service Camp 的感受很大，三年暑假均有參與，首兩年做組爸，最後一年改當研究助理，負責研究如何改善 Service Camp，其實我讀政目的是想多了解社會，也有一點抱負，Service Camp 一方面確立了我這個人生目標，另一方面也在想如何可以做好這件事，Service Camp 給我的啟發是年輕人的潛力很大，朱敬文中學學生背景及資源上各有差異，但在我們引導之下，他們做到很多事情，令我感受良多。

**智：**我讀完研究院後求職，考入朱敬文中學，面試時跟學校談起 Service Camp 的經歷，分享小朋友缺乏別人關懷，只要多給予愛心，已令他們出現微妙的改變，結果成功入職，不經不覺在此工作了三年，當然面對的挑戰跟 Service Camp 不可同日而語，但 Service Camp 令我在事業上踏出第一步。

**吳：**我那年的 Service Camp 是在敬文舉辦的，你們的模式是怎樣的？

**亨：**先到朱敬文中學辦簡介會，邀請學生參加，之後會跟參加學生先來一次 ice breaking，然後會到營地住三日兩夜，進行不同活動，再在九月、十月回到敬文舉行活動。

**鄭：**大致上也參不多，宿營時安排的遊戲，主要是突破他們去做些平時不會做的事，試過有個男孩子平日自認不凡，但上到繩網時震到哭了出來，要我們上繩網陪他下來。

**吳：**Service Camp 意義很大，見到小朋友英文進步了，也有同學想入中大，向我尋求意見。

**亨：**對！組仔組女完成整個活動後，對中大充滿嚮往，我認識的敬文校友，也有與朱敬文的組仔組女保持聯絡，將關係延續，給他們指引，幫到朱敬文的同學之餘，自己也有所成長。我同房有跟我一起去 Service Camp，我與同房到今天仍有聯絡，間中約出來打波，敬文給予最寶貴的東西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好像我跟 Tommy 不會時常見面，但每次見到他大家會滔滔不絕。



▲ 吳校友（右一）說每次 High Table Dinner 後會幾組人找地方穿 gown 繼續飲酒。

### 各地而來的多元文化

**吳：**我轉了幾個同房，第一年是跟中學同學同房，我們的作息時間及飲食口味也很夾，但後來由於疫情關係，很多同學不願留宿，試過自己住一間房，而最後一個學期是跟泰國朋友同住，這是個有趣的經驗，疫情最嚴峻時，大家也留在房內不會外出，當時我在準備畢業後工作面試的事宜，同房也幫了



▲ Tommy（前排中）畢業時與同學合照。



▲ 李冠亨（前排右三）在敬文讀書時參加了籃球隊。

我很多，她更分享不少泰國的故事及中學時的生活，也會請我吃泰國的甜品，她教我泰國校園低年級的要絕對尊重高年級的，並且要送禮；現時我們還保持聯絡，還在計劃到泰國去探她的家人。

**亨：**這也是敬文的特色，國際生及內地生有很大的佔比，你剛才提到師兄弟的文化，韓國人也有這種文化，我讀書時有個來自韓國的交換生，為人十分風趣，時常將韓國的美食芝士蛋卷分給我們，但最印象深刻是他帶韓國師弟到房間訓話，批評他行為不佳。

**鄭：**你提到的韓國生，我與他同屬足球隊，要數紀律最好的，必定是韓國同學！說起足球隊也有件趣事，就是每位隊員的個人能力，都必定比其他球隊強，但一齊比賽總是輸給對手。

**亨：**Tommy 是足球隊，我就是籃球隊，我們的情況更糟，就是幾乎每個隊員的個人能力也比對手弱，最厲害試過輸 30、40 分！怎說也是開心的。

**智：**講起運動，year 1 與同房時常會踩單車，晚上踩出大埔或火炭食宵夜，不過 year 2 及 year 3 開始忙碌，慢慢少了踩單車，車輪生鏽甚至踩不動，這個活動就消失了。

**亨：**我也喜愛踩單車，是 year 3 近學期尾開始的，最初會與宿舍的人一起踩出去，到大埔海濱公園就踩回頭，或是晚上踩去科學園看星星。我較喜歡一個人踩，給時間讓自己思考。

**鄭：**我的單車好像是跟你一起買的，不過踩了不夠 10 次就放埋一邊。剛才提起宵夜，就記起每次共膳後也會光顧豆大（豆漿大王）的外賣，到了 year 3 時

就沒有再叫宵夜。

## 凌晨二時炒麵 火警鐘誤鳴

**亨：**我最記得搬入敬文後會自己煮東西吃，凌晨一、兩點到 pantry 炒麵，幾個人一起吃。但那時敬文的火警鐘特別敏感，煙霧探測器好精靈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半夜走一次火警，附近消防局因此與我們也很熟。

**智：**我記得有一次凌晨三點另外兩個朋友煮宵夜，他們當時是煎煙肉，真的弄到很大煙，火警鐘驚醒了所有人，第一個衝上來的是 Prof. Young，他問同房在做什麼，他如實回答煎煙肉，Prof. Young 即時知道發生什麼事，消防車到來關掉火警鐘。

**亨：**我對這件事有點印象，火警鐘響起時我完全沒有醒過來，也沒人來叫醒我，是後來有人過來叫我打機才起床，然後知道發生了這件事。

**鄭：**你提到打機我就記起另一件事，當時宿舍都在打同一款遊戲，試過將所有枱搬到一間房，圍在一起打機，也有試過在宿舍其他房間打麻雀。

**亨：**有件事情一定要問「敬文之父」，當年入住宿舍時，有什麼一定要新生做的？

**鄭：**其實也沒有什麼一定要做……

## 共膳與校巴的回憶

**亨：**我覺得要讓他們試食共膳及 high table dinner 的食物，先感受一下！我最有印象是共膳很有創意，湯渣是一道菜。

**鄭**：印象深刻是到 Franklin 共膳，每次由 i house 出發也要行十多分鐘，而且每次總會遇到一些自己不喜歡的食物，會吃不飽，只好到富爾敦樓的超市買薯片及撈麵，肚腩應該就是這樣養成。

**亨**：後來不記得是 year 3 還是 year 4，飯堂轉了承辦商後，膳食質素有所提升，有人將剩飯帶走翌日作午餐。



▲ 李冠智（右）最開心是時常有零食吃，令身形暴脹。

**鄭**：你講起飯堂，有段時間我長期在那裡午餐，每日也吃肉絲炒麵，真的很好吃，後來連收銀也記得我，成為熟客後他不用問就直接將肉絲炒麵訂單給我！

**吳**：他們還會做很多東西，例如每天也會煲糖水，甚至有爆谷、棉花糖機，食飯時就有很多人排隊。

**智**：我有一年是膳委的學生代表，與承辦商在膳食質素上的爭拗比較多，坦白說第二個承辦商確實比第一個好得多。

**亨**：除了共膳，我們還有 high table dinner（高桌晚宴），大家又有什麼印象？我最深刻記得有次

主菜是豬扒，我是切到整張枱都郁也切不開的！不過也有美好回憶，我剛來敬文的時候，好像去了逸夫那邊做 high table，每次晚宴請來的嘉賓也很特別，有陳可辛導演，食物就真的看運數，整體來說大家穿好 gown（院袍）出席並合照，其實也很開心。

**智**：High table 隨着年齡增長會愈來愈「頹」，year 1 會穿恤衫西褲出席，但去到 year 2 及 year 3 時，袍下面是 T 恤短褲，腳踢拖鞋。雖然真的很「頹」，但 high table 對我們也很重要，我們要坐一至兩小時，相熟的朋友會聚在一起，這班朋友有時晚上要上堂，未必會回來共膳，但 high table 一定會回來相聚談天。

**亨**：敬文在 39 區，與主校園有段距離，我就時常要到聯合上堂，印象最深刻係五點半死線前交功課，因為趕不上五點那班校巴，要跑上去！真是畢生難忘！

**亨**：校巴還有一件事，最誇張是坐 N 巴！

**鄭**：對！它不是傳統中大校巴，是密閉式那種，然後內裡有七彩顏色的燈光。

**亨**：我本人並不容易暈車浪，坐 N 巴不用一分鐘就由逸夫來到敬文，在車上也有點暈，下車後要先定一定才行。

**吳**：最怕是無位坐要企足全程，搖來搖去。

**智**：有次很尷尬，站着握扶手時車

程太搖晃，整支扶手甩了出來，下車時原支交給司機，跟他說我弄斷了，很尷尬地下車走了。又試過有次黑雨回宿舍，坐的士去到途中司機說水浸要在中途停車，我就跟朋友涉水步行回去，這些回憶也很開心。

**亨**：提到落雨我就記得敬文門前有幾級樓梯，不知是否最初沒做好防滑工程，我在房間窗口望下去，間中會見到有人跌倒。

**鄭**：我房間的窗口望下去，也是見到門口的，同學拍拖有時會被我发现，也試過在 39 區閒逛時，撞破了不少未公開的戀情。

**亨**：我們的舍監是 Prof. Wong，她很喜歡跟我們交流，我記得最深刻的一次是入宿，我搬着很多東西，我還自己帶張椅過來，然後 Prof. Wong 看見我這麼多東西，就走過來幫我推那張電腦椅。

**吳**：頭兩年也是 Prof. Wong 做舍監，我是「夜貓」她也是「夜貓」，每逢學校派對或是飯局，時常凌晨見到她駕着紅色跑車回來，也喜歡深夜跟同學閒聊。

**智**：我們最留意她的紅色跑車，如果一、兩日沒有開動過，七樓她的住處又沒有開燈的話，就應該是去了外地公幹，我們會玩得特別癲！🍻

